

■ 难忘记忆

角落里的女人

◎ 卢江良

这是一片暗灰色的老建筑群，坐落于杭城一条叫长生路的街边。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，笔者每天上班都要路过这里，它离喧闹的西湖虽只咫尺之遥，但相比之下显得有些落寞。不过，听说这个地方在韩国的知名度颇高，韩国历任驻上海总领事上任后必须到访。它，就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。按该馆接待中心部长的话说，它离喧闹的西湖的这段韩国临时政府历史，此后韩国的历史将要重写。

然而，笔者并非学者，无意考证韩国临时政府在浙期间的史实，只是对一个叫朱爱宝的船娘产生了兴趣。因为之前在网上查阅被誉为“韩国之父”金九的资料时，不经意中看到他在中国期间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个女人。尽管在金九的一生中，她犹如

昙花一现，但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，直至晚年依然对她念念不忘，自称：“我和她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类似夫妇的感情……”这也激发了笔者了解她的欲望。

2014年深秋的一个上午，笔者走进了这个纪念馆。这是一幢建于民国时期的洋房，一处典型的老杭州民宅，褪了色的赭色玻璃窗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据该馆工作人员介绍，现在这个展馆面积比旧址扩大了三倍，部分复原了上世纪30年代的旧貌。馆内设有四个展厅，有当年临时政府的迁徙图，以及中韩人民并肩战斗的事迹。但是，这些不是笔者关注的重点。笔者只想在其间，寻觅关于船娘朱爱宝的一些往事。

笔者找遍了整个纪念馆，终于在二楼一个展厅角落，发现了她的一幅照片和些许文

字：朱爱宝为了“广东人张震球”的安全，与金九扮成夫妇，每日坐船来往于运河中，帮助金九摆脱了日本宪兵的追捕。1936年，金九离开嘉兴独自来到南京。获取这一情报的日本宪兵为追捕金九派遣了暗杀队。金九自己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，所以把朱爱宝从嘉兴接到南京，假扮成古董商夫妇。这对金九在南京的隐蔽生活有很大帮助。

确实，只有这么一些。可在金九旅居中国期间，那个只知道他是广东人的朱爱宝，整整服侍了他将近5年的时间——在嘉兴时，他托身于她，常住在船里，“今天睡在南门外的湖水边，明天睡在北门外的运河岸，白天再上岸活动。”迁居南京后，他又请她过去同居，“如警察来查户口，由朱爱宝对答应付，出面说明一切。金九就可不

露面，免蹈覆辙。”按金九在《白凡遗志》中的话说：“她照顾我实在功劳不小。”

正是这么一个对金九恩重如山的女人，在南京沦陷之前，金九要随临时政府转移长沙，“我让朱爱宝也返回她老家嘉兴去了。”从此，就失去了联络。其实，如果金九真想找回朱爱宝，还是可以如愿以偿的。毕竟从1937年西迁长沙，到1945年朝鲜光复归国，这8年间金九一直在中国。但对于他这样一位独立运动家而言，抗日复国才是头等大事，儿女情长也许可以忽略不计，更何况朱爱宝只是用来为他保障安全的。

那么，对于朱爱宝来说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？虽然，后来有作家这样表述：“这个无怨无悔的女人，选择的是无须表达的奉献。”也有学者如此考证：“她回到了嘉兴，

弃船上岸，用剩余的钱，在南门河埠开了一家明月茶馆。后来，嫁给了一个叫郁金生的烧饭师傅，搬到了东栅居住，改名朱桂宝。”但终究都只是杜撰罢了。由于与金九失去了联络，朱爱宝的下落便成了谜，她的爱恨情仇，后人也就无从知晓了。

其实，类似于朱爱宝这样的女人，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或许还有很多，她们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，最终却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。应该说，金九算是一位有良知的运动家，在晚年还能充满感慨和自责地回忆那段往事，以便我们“打捞”出朱爱宝这个普通的船娘，让其在纪念馆角落占据一席之地。而正因如此，让我们看到了金九这位韩国独立元勋人性中的温度，同时也为后人了解那场抗日复国运动提供了新的角度。

■ 人情世故

人若善 祸已远

◎ 齐振松

在县城一家旅店门前，一位小青年由于极度饥饿，走到这儿就走不动了。小青年是乡下人。因高考落榜赌气只身来到县城。他天真地想象自己有勇气在城里找份工作。但时过3天，竟连扫地洗碗的事也没找到。更惨的是他身上带的钱不多，已经用光了，此时他已饿了近两天没吃东西。虽饥饿难耐，但他仍坚守一个信念，那就是宁愿饿死也不乞讨。这天傍晚，他饿得实在撑不住了，跌跌撞撞，不得不蹲在地上。

此情景被旅店门前摆水果摊的一位大姐看到了，这是一位中年妇女，从企业下岗后就在这儿摆摊，丈夫瘫痪在床，女儿在读初中，她要养活一家三口。她发现小青年蹲在这里一个多小时了，既不像投宿，又不像等人，看到小青年痛苦至极的样子，深感情同。经再三询问，小青年才说出了自己的窘境。卖水果的大姐心里一阵酸楚，从衣袋里掏出5元钱给小青年说：“你到附近的小吃摊买碗饭吃吧。”小青年望着卖水果的大姐，脸“唰”地红了，眼含泪水，他不好意思接钱。卖水果的大姐毫不犹豫将5元钱塞进他手里。

当小青年离开后，水果摊大姐心中浮想联翩，由此她想到了自己的女儿，想到女儿假期打工的艰辛，想到自己下岗后家庭困境……她后悔刚才给小青年的钱太少了，得赶紧去找他，随即飞快奔向对面的小吃摊。就在刚来到小青年身旁时，突然，旅店门前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：一辆小轿车失控狂奔在人们的惊叫声中，撞到了卖水果大姐的摊上，整个摊位连同大姐刚刚坐过的那把椅子，在车轮下瞬间碾成了一堆碎片。

卖水果的大姐和小青年都看到了这险象环生的一幕。那边，一些人在纷纷议论，只听有人说：“往常大姐成天像雕塑般地坐在摊前，这会儿却神出鬼没地离开了，她命真大呀！”卖水果的大姐虚惊一场热泪盈眶，同小青年拥抱在一起。

古人云：“人若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离。人若恶，祸虽未至，福已远离。”当今社会，我们需要相互帮助，而帮助有难之人，并不意味着自己会失去什么。也许帮助有难之人会给自己带来生机。生活中，我们应该少一点自私，多一些关爱他人，那么，我们的社会会更加和谐、充满阳光。

■ 百姓故事

一枚小印章

◎ 应红枫

抽空整理了一下柜子，从角落的一个小铁盒里找出了一枚小印章。失踪都快20年了，这枚上刻“如蒙刊用，稿费请寄希望工程”的小章，几个仿宋字体依然非常清晰。这枚小小的印章，记载了我当年为希望工程付过的一份微薄的热情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，一场扶持贫困学子上学的“希望工程”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，无数的爱心人士都伸出了援助的双手。在这场爱心的洪流中，我没法无动于衷。这让我想起我小学时候和我同桌的好朋友的遭遇。

我的小学是在舟山群岛一个弹丸小岛的乡村小学读实的。我的同桌是一个叫庆国的非常憨厚的小男孩，他家里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还有一个和他相差一岁半的弟弟。当年，我的同桌庆国因为家里吃口多，哥哥又在上初中，交不起8元钱的学费，就这样辍学放鸭子去了。

等我知道庆国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时候，我心里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那天放学我去找他，看见他坐在海塘上，背着一个破旧的书包，一边看管着一群鸭子，一边在自习看书……我离开他回家的时候，我把父母给的2元零花钱塞给他，希望他回学校去读书。但是庆国死活不要我给的钱，最后我不得不把钱扔在地上，跑开了。

当天晚上，庆国的妈妈拎了满满的一篮子鸭蛋到我家来，让我母亲收下，并一个劲地夸我。母亲知道他家困难，坚持不收。争执中，篮子掉在地上，半篮子鸭蛋霎时破碎了。庆国妈妈看着破碎的鸭蛋心疼得流出泪来，我母亲也不好坚持，拿出一个饭盆捡拾破碎的鸭蛋，算是收下了。第二天，父亲拿了压在箱底的10斤全国家粮票，又买了1斤菜籽油（那时每个居民购粮证每月定额油票只有4两），送到了庆国家去。但是庆国，终究还是没有再回到教室里来了。庆国在他15岁那年，在给邻村张网户倒张网的时候不慎落海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我工作后，相继参加过舟山市聋哑学校、蓝天民工子弟学校、舟山市千荷学校（低保家庭和丧父丧母甚至孤儿的寄宿学校）的结对助学活动，让我懂得了“付出其实是一种快乐”。我因为一点点微薄的付出，收获更多的是孩子们带给我的感动。前几年，我受邀参加舟山聋哑学校的一次文艺汇演活动，那个穿着绿荷裙、扎着两个发髻的小女孩，如果走在大街上，根本看不出她和别的漂亮小女孩有什么差别。她为我们跳了一支欢快的舞蹈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。舞蹈完毕，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，而小女孩却没有丝毫反应，这时我才猛然意识到，小女孩是凭借着台下手语老师的指挥，才完成那套精彩的舞蹈动作的。这么一个花蝴蝶似的小女孩，竟然是个先天的聋哑儿么……回望那幢我已经走过很多遍的教学楼，总有几个我们结对的孩子，不舍地倚在栏杆旁，满眼留恋地目送我们离开。

我刻制的这枚小章，大概用了5年多。这5年里，我发出去的每篇稿件都不留作者联系地址，只在稿件右上角加盖这个小章。大概在2000年后吧，继“希望工程”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取代后，各家报社也都通过E-mail邮件接收电子文档，这个小章才被废弃一旁。直到今天再次发现它，已成为一个值得纪念和收藏的小物件。

愿天下的每个孩子都健康、快乐、有书读！

■ 思绪点滴

另眼相看《断舍离》

◎ 陶宗令

近日看了一本叫做《断舍离》的画册，作者是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女士。随着该画册的畅销,“断舍离”已成为一种生活的理念或时代的风尚。其中心思想就是“断绝不需要的东西,舍弃多余的废物,脱离对物品的迷恋”,让自己处于宽敞舒适,自由自在的空间。

平心而论,我们生活的空间如果被那些没用的杂物所占据,确实从肉体到心灵都会感到累赘。所以,将不需要的废物进行舍弃,实在是无可厚非的真理。我甚至想,对生活用品的抛弃,本来就是人类新陈代谢的一种本能。纵观世事,我们不是每天都在对物品进行吐故纳新吗?

我在青少年时期应该是个典型的“断舍离主义者”,经常会把家里那些被我看作是多余的东西扔掉,以致招来父母不少的呵斥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尤其是对自然、社会、人文科学的不断接触,我也自觉不自觉地对子女动辄扔东西,当然也包括动辄网购的做派表示反对。

是的,我们在阅读和理解《断舍离》的时候当然不能断章取义,比如“舍弃废物”往往与“断绝不需”有关系。但人类毕竟生活在物质和精神双重世界之中。并且,物质决定精神,精神又可以反作用于物质,而物质又大多是以商品形式存在的。所以我们既不可能抽象地脱离对物品的迷恋,又很难以界定需要不需要的内涵和外延,更不能把物质享受与货币因素割裂开来进行思辨。

《断舍离》的观念是这样的——只需要以自己而不是物品为主角,去思考什么东西最适合现在的自己。只要是不符合这两个标准的东西,就立即淘汰或是送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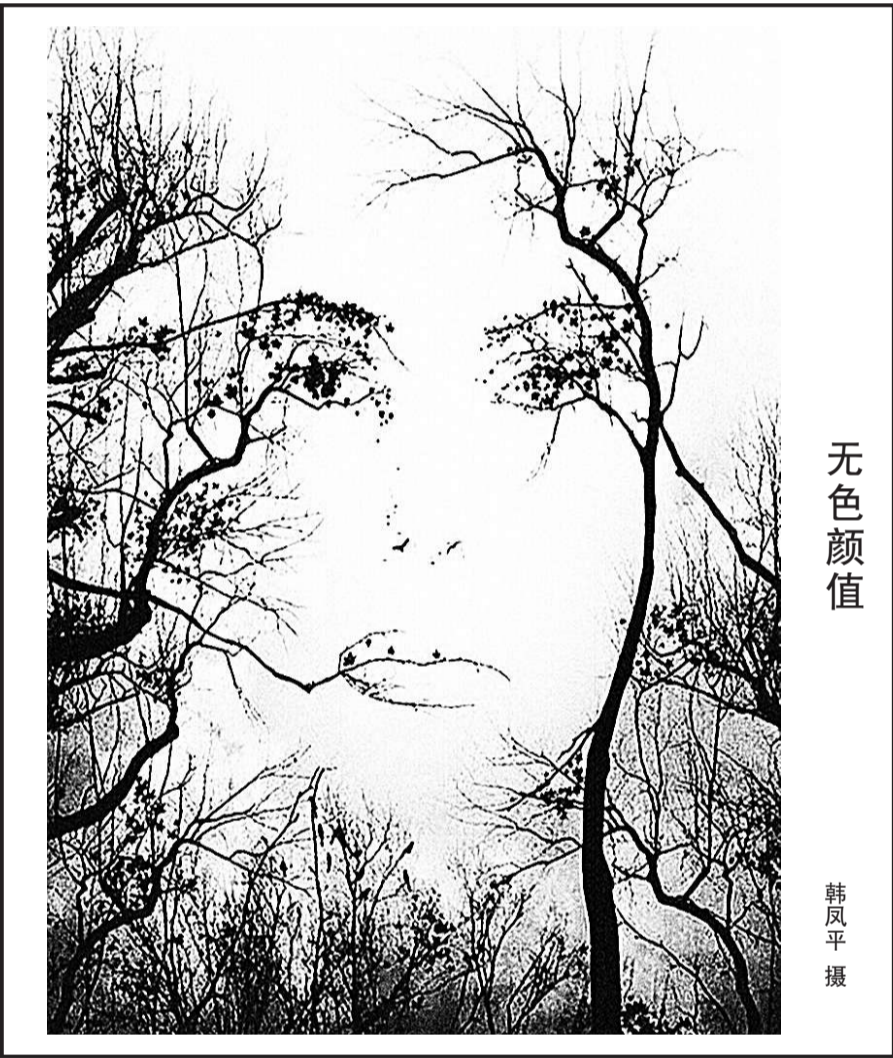
但依在下之管见,如此简单地舍弃是有失偏颇的。首先,生活中的物品从逻辑上就不可能成为人的主角。其次,有悖于低碳环保、勤俭节约。再次,即便是送人或作捐品,也不能随意无序而且不见得对方有需求。

至于书中所说的由于厨房、衣柜、书橱、洗脸池、鞋架、沙发上的杂物使得“房间乱得一塌糊涂,整个人也跟着坐立不安起来”的情况虽说常见,但解决的方法也应该是“收拾好与舍弃掉相结合”的“双轨制”,而不应该是简单地舍弃掉。如牛仔褲可改制成肩包、壁挂等。

对于书中所说的对“那是非常有意义的纪念品”。其实回忆的价值并不蕴藏在纪念物品中,即使纪念品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价值。东西本身泯灭了,它承载的某些回忆却永远不会泯灭”之观念,在下也不敢苟同。众所周知,世界上不存在游离于事物之外的回忆和纪念,所谓触景生情、见物思故就是对实物与回忆之相关的最好诠释。

从自然科学角度来说,有些旧的东西反倒比新的东西对健康更有益。如不粘锅涂层层中的聚四氟乙烯、不锈钢中的铬和镍、彩瓷里的重金属、PC塑料中残留的双酚A、瓷砖放射的氡、复合地板中的甲醛等。这些有害物质总是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地分解或耗损,所以越是旧的含量越少,使用起来也是安全。

总之,《断舍离》对更新人们的生活态度是有启迪意义的,山下英子女士的出发点也是好的,但在实际运用中却显得有些形而上学甚至武断轻率。所以在下认为,现实生活远比断舍离的公式复杂多了,我们还是应该根据各自的情况,作出最适合自己的取舍。



无色颜值

韩凤平摄

■ 情景交融

绿水青山赞 ——登丽水大山峰抒怀

◎ 吴奉

峰后一朵大山莲
峰下碧湖大平原
碧镇繁荣商学盛
村庄处处有良田

瓯江碧水田边过
学童拍手庆丰年
群山吐翠桃花笑
恰如见到新桃源

■ 直击真相

我为什么不学开车

◎ 王珍

常常有朋友说,你不去学车,可惜了,一定要去学。特别是迁居郊区后,我那“能走的地方就走了去,走不到的地方坐公交去,公交也到不了的打的去”的套路作废了。但我还是不去学,并不是怕学不会被教练骂“笨蛋”,而是怕学会了真的开车,上路会有太多的故事或者事故,那才会心惊肉跳啊。

先不说开车,说说我骑自行车的故事吧,几乎每个镜头都是可上传糗事百科的料。

镜头一:骑着,有人叫我一声,等我“哎”时,已经骑出了半站路。教研组长多次批评我,小王,以后人家家长喊你,不兴这样头大(杭州方言,摆架子,不属理人),至少

骑慢点。哎!冤呀!如果我能自如地掌控车速,至于那么没礼貌吗?

镜头二:上班路上有个大坑,基本上每天都要掉进去,摔得鼻青眼肿。有时看着四周无人,爬起来一看,怎么又是这个坑?为什么掉进去的都是我?终于有一天,居然很神奇地没掉进坑就到单位了,总觉得有什么事没做。耗神半天,今天怎么没进坑,难道我走错路了?很不甘心地原路找回去,原来马路补好了!

镜头三:每次上班到达时,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停下车来,所以一定要在学校的花坛边上撞一下,才能下车。所以花坛被我撞掉很大一个缺口。所以在后来该我

晋级时被延迟一年,说我破坏公共财物。我冤呀,我根本就不是思想不好,只是技术不行好不好啊!

镜头四:看到一群人停在马路中间,互相不说话,我心想,这群人有病的,不认识,也没什么好围观的,停马路中间做什么?就我一个人是正常的。一边想,一边就骑过去。警察叔叔过来把我拿下:“你闯红灯了!”

镜头五:因为骑自行车各种违规,被警察叔叔拿下过多次。我印象深刻的一次处罚,让我拿个小红旗站在斑马线边指挥交通,说是得逮住另一个违规的替死鬼才能放我行。结果我好认真地甩着小红旗过了一个多小时都没能逮住一个,恳求警察

叔叔放了我。警察被我烦死了,说,好吧,你在这个本子上签个名。我想了想,拿起笔,工工整整地写上了一个名字——那个人总是我和争吵,而且我每次都吵输。哼!让你再和我吵!是谁,打死我也不说。如果你愿意,就来对号入座吧。

镜头六:不管是谁,出现在我的前后左右,我全部都撞过。最惊险的是一个老爷爷在我前面,我明明可以不撞他的,但我瞄准了一堆东西乘着公交车回家了……

镜头七:我们学校开运动会,有一项自行车慢骑比赛。每一条跑道都有人揪秒表。我对负责这人道的人说,一说开始你立马跑去终点等,不然我会撞飞你的。

那人一听,吓得撒腿就跑,结果在终点等我很久没看到我人影。其实,我骑了上去就掉下来被淘汰了。

镜头八:有一次,看到我一好姐妹骑一辆单车背个双肩包好拉风,很是羡慕。张开双臂把她拦住,告诉她,我也有一辆自行车。但是我的车呢?我打开脑洞想想啊,半个小时后终于想起来了——某年某月的某一天,我高高兴兴地骑着自行车去逛银泰,又高高兴兴地买了一堆东西乘着公交车回家了……

我的人在走,我的手在动,而我的灵魂常常在别处飞行……

这些都是常态。我想说的是,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学开车的,比如我!